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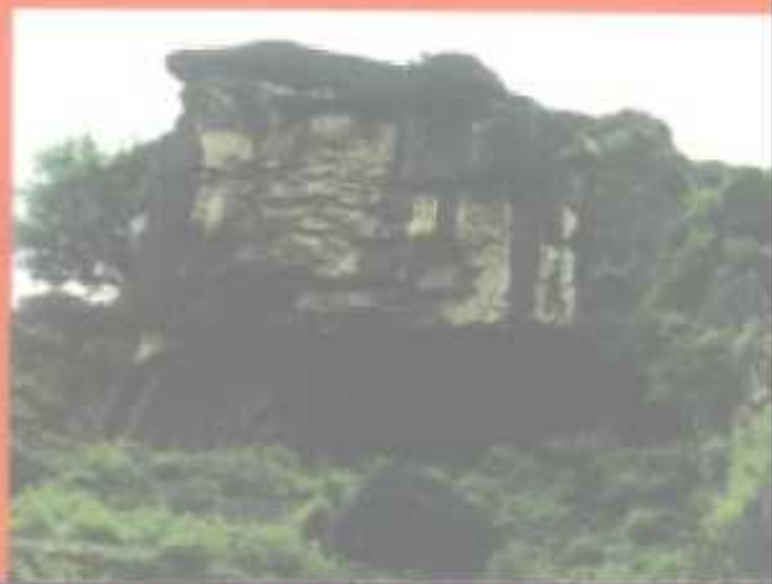
# 河南文史资料

- 艺苑耕耘记
- 梅花香自苦寒来
- 庙底沟遗址
- 殷墟遗址发掘概述
- 朝鲜停战后双方战俘交接现场见闻



1998<sup>2</sup>

总第66辑



# 河南

HENAN

## 文史资料

WENSHI ZILIAO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

1998 2

(总第 66 辑)

# 河南

HENAN

## 文史资料

WENSHI ZILIAO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

1998 2

(总第 66 辑)

# 河南文史资料

季刊

## 艺苑群星

|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艺苑耕耘记（一）…… | 崔兰田口述 杨奇 毕定良执笔 | 4  |
| 京剧系我一生情……  | 吴韵芳口述 邓凯荫执笔    | 29 |
| 梅花香自苦寒来……  | 汤玉英            | 39 |
| 我走过的路……    | 李金枝            | 61 |

## 中州考古

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|
| 织机洞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发现记…… | 张松林 | 74  |
| 庙底沟遗址……           | 安志敏 | 79  |
| 郑州商城遗址考古发掘亲历记……   | 安金槐 | 86  |
| 偃师商城发现追记……        | 段鹏琦 | 100 |
| 殷墟遗址发掘概述……        | 陈志达 | 108 |
| 妇好墓的发掘及相关事迹记述……   | 郑振香 | 117 |

## 抗暴援朝

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|
| 参加抗美援朝作战的回忆……     | 梁太来 | 129 |
| 朝鲜停战后双方战俘交接现场见闻…… | 郭维敬 | 140 |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主办

中 原 人 物

- 张镇芳旧事拾遗..... 袁家宾 148  
回忆祖父张鸿烈..... 张克仁 152  
中原教育界的一位先驱——张鸿烈..... 聂常庆 155  
琐忆豫南挺进军总指挥田镇南..... 张大定 160

风 族 杂 歌

- 一九四四年郑州难童学校暨圣德中学流亡记..... 李明晨 163  
忆圣德歌咏团..... 陈鹤芝 188  
郑州圣德中学拥军支前活动的回忆..... 赵锡铭 192

社 会 百 态

- 开封沦陷记（下）..... 禹 鼎 197

补 白

- 新乡牛中喜烧饼..... 柴景新 128  
听冯玉祥讲道..... 王永川 162  
封面图片说明 ..... 60

主编 邓质钢 黄雪林 副主编 丁心娥 高蓉生 张明新

# 艺苑耕耘记（一）

崔兰田口述 杨 奇 毕定良执笔

## 我的家世

我的祖籍在山东省曹县东门里。该县是鲁西南地区一个较大的县，北距菏泽（清代曹州府治所）九十多华里，南距河南商丘（清代归德府治所）也是九十多华里。这里是黄河故道，经常遭灾，老百姓的生活相当苦。

我的祖父、祖母去世早，留下三子、二女。我大伯早亡，二伯在家中开了个卖鞭炮的铺子，大姑家是个地主，二姑家卷土烟。我父亲崔焕臣排行最小，因为家里穷，十几岁时就被二伯送到本县乡下一个山东梆子戏班里学戏。旧社会戏班里的师傅们认为：戏是打出来的，学徒不打不成材。我父亲年纪小，又是个“生坯子”，整天挨打，难以忍受，就在一天夜里跳墙逃跑了，结果脚被摔伤，留下跛足的后遗症。我父亲长大后，二伯和姑姑在城关小北门赁了一间房，帮他娶妻成家。1926年10月26日（农历九月二十日），我出生在这间房子里，父亲为我取名大田。后来，妹妹兰玉也出生在这里。

我父亲是个老实人，无一技之长，种地没地，做生意没本钱，干公差没文化。为了养活一家人，他卖过破烂，扒火车卖过硝盐，还曾为赌场里的赌客倒茶水、买纸烟以挣点小钱，找不到活干时



崔兰田与杨奇（左）、毕定良（右）合影。（摄于1993年）

只得到集市上拾些菜帮回家充饥。一家人吃了上顿没下顿，长年不得温饱。此时，有个在山西国民党军队里当小官的老乡回家探亲，见我家日子过得艰难，便劝我父亲跟他去队伍上混碗饭吃。于是，我父亲便随此人去山西高平县，在军队里当勤务兵。

我母亲娘家姓朱，街坊都叫她“石姐”。我姥姥去世早，我母亲和大姨都是由我姥爷带大的。我母亲出嫁后，姥爷便和我们住在一起。我父亲去山西当兵后，全家人的吃喝全靠我母亲给人家洗衣挣钱来维持，日子更是艰难。年迈的姥爷不但帮不上忙，还染上了吸毒的恶习，更使得我母亲终日愁眉不展。她本是个争强好胜的人，遇到不顺心的事就发脾气，此时脾气变得更坏。

当时，曹县的人家娶媳妇，不看脸先看脚。谁家的闺女要是长一双大脚丫子，人们就说：“这妮子脸长得不丑，就是脚大，怪

难看的。”我家虽然穷，但我却长得很壮实，性格也很泼辣，像小男孩儿一样淘气，整天不是跟这个打架，就是跟那个摔跤。二姑见我脚大跑得快，就给我裹脚，还说：“姑娘家不裹脚，成个大脚片子，长大了连个婆家也找不上。”可我就喜欢大脚，更不愿受那份罪，很快就偷偷解开了裹脚布。

## 逃 荒

在我童年的记忆里，印象最深的便是逃荒。1930年我4岁时，曹县大旱，赤地千里，寸草不生。很多人家离乡背井，或闯关东，或逃往河南、山西、陕西。我母亲先托人给我父亲捎了个信，不久我们就去山西了。离家前，求亲告友借了几个钱，母亲把它缝在裤腰带里，以防路上被人偷走。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，当时姥爷肩上背着个褡裢，母亲怀里抱着刚出生三个月的兰玉，胳膊上扛着一个布包，里面是一个装着针线、碎布的筐子。

我们走了70华里，来到陇海铁路上的柳河车站（今宁陵县站），扒上了一列往西开的煤车。火车开动后，跳过来一个人，凶恶地逼着我母亲给他交“车钱”，不然就要把我们推下车。我母亲向那人苦苦哀求，说尽了好话。他看我们实在是穷得挤不出什么油水，才算罢休。

进入山西境内后，赤日炎炎，如同火烧。我母亲长途跋涉，困饿交加，精疲力尽，晕倒在一家车马店门口。我急忙从母亲怀里接过哇哇哭叫的妹妹，坐在地上发呆。姥爷赶紧找来冷水，往我母亲的脸上泼，又用手指掐她的人中。过了好大一阵儿，母亲才慢慢苏醒过来。当晚，我们就住在这家车马店里。次日一大早，姥爷雇了一头骡子驮着我们，他自己背着褡裢先走了。

出村没多远，走到一个堤上，只见路边有一个汉子正在锄地。



待我们走到他跟前时，他突然拦住去路，要我们把钱留下。我母亲说：“我们是逃荒的，没有钱。”那汉子不容分说，上前从母亲怀里把兰玉夺过去，举起来恶狠狠地说：“不掏钱就把小孩摔死！”这时，姥爷走远了，为我们赶脚的人站在一旁不敢帮腔，路上又没有一个人，前不临村，后不着店，母亲心里非常着急。她想：可能是在车马店里掏钱露白，让人看见了。儿是娘的连心肉，为了保孩子，母亲只得含着泪，把腰带里的钱掏给了那汉子。母亲像丢了魂似的搂着我们姐妹俩又走了四五里路，才赶上姥爷，便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嚎啕大哭。姥爷问明原委，安慰道：“别哭了，我身上还有几个钱，你先拿着，等找到田她爹，就不用愁了。”说着就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几个钱放进母亲的衣兜里。又走了几十里，在一个大镇上碰见了父亲，他是得信后专程赶到这里来接我们的。全家团聚，本来是件令人高兴的事，可是母亲怎么也高兴不起来，一路上所受的磨难一下子涌上心头，冲着父亲嚷道：“你一个人跑到这里来享清福，把俺娘仨撇在家里，是死是活你也不管。这一路上叫俺遭受了多少罪啊！”母亲痛不欲生地哭着喊着，揪住父亲，朝他头上、身上乱打。

姥爷把俺送到山西，住了没几天就回山东老家了。我们住在民房里。父亲白天去营房伺候当官的，晚上回家住。听父亲说，他在营房里干杂活，还管给当官的买大烟土。过了半年，姥爷在山东没法过，又逃出来找我们。

来到高平，我很快便和邻居的小朋友混熟了，经常和他们在一起玩，还学会了说山西话。母亲留恋山东，不喜欢听山西话，一听见我说山西话，抬手便给我一巴掌。有一天，我和小伙伴们一起在河滩上玩，只听得河上游传来“呜呜”的呼啸声。那地方狼很多，我们以为是狼来了，便拼命地往河堤上奔跑，到堤上扭头

一看，只见山洪铺天盖地席卷而来。这次多亏了我这双大脚跑得快，才幸免被河水冲走。

### 小 戏 迷

我们在高平住了一年多的时间。一天晚上，父亲匆匆忙忙地跑回来说：队伍要开拔，到很远的地方去。他担心到那里要打仗，又怕我们水土不服。况且，在山西这一年来，父亲一个人的收入也顾不住全家人的吃喝。因此，他便和母亲商量，准备偷偷地跑到郑州去。我们偷跑的那天夜里，雇了两匹骡子，用两根木杆横在一前一后的骡子身上，杆上捆着一个网子，行李放在网子上，我们坐在行李上。常走山路的骡子不慌不忙地走在崎岖不平的山道上，我们提心吊胆地坐在上面，吓得挤着眼睛不敢往悬崖下面看。那天只觉得夜很长，路很长，一点儿睡意都没有。直到过了五盘山，全家人才松了一口气。

我们刚到郑州时，举目无亲，暂且在一个大粪场的草棚里住了几天。后来搬到西二街，好心的郑大娘借给我们一间小屋住下。我们穷得家徒四壁，屋里唯一的一张破床上铺着一条烂席子。这时弟弟少奎才1岁，又小又瘦，一个人在床上爬，经常从破席子上的大窟窿里掉到床底下。母亲帮人家洗衣服挣几个钱，我常去菜场捡菜叶。那时我们家是吃了上顿没下顿，日子过得很艰难。后来我们又搬到太康路，最后搬到仁爱街。父亲挑着担子上街卖过几天青菜。他人太老实，不会做小生意，嫌买主挑挑拣拣、讨价还价，吆喝半天卖不了多少，菜也晒干了，赚不了几个钱，有时还赔本，心里一烦也就不干了。

我从小就喜欢看戏。在山西高平时，有一天，我正在门口玩耍，看见三五成群的人结伴去赶会，还听说会上搭着台子唱大戏，

就顺手拿了几个铜板，偷偷跟着人家走了。那天唱的是山西梆子《珍珠衫》，也叫《余宽爬堂》。我小时候看戏是看热闹，也听不清唱的是啥，只记得演员的嗓子很高很亮，唱的调门也很好听，台下看戏的人很多。还记得有人往戏台上扔钱，扔绸子。天黑后回到家，母亲见了我便吵，还狠狠地打了我一顿。

在郑州虽然日子很苦，但我仍然没有忘了看戏。戏台子上那吹拉弹唱、舞刀弄枪的热闹场面就像一根看不见的丝线，一直牵动着我的心。我一有空就偷偷跑到戏园门口去转，没钱买戏票，进不去戏园，在门外听到里边丝弦锣鼓的响声，心里急得真想插上翅膀飞进去。于是，我便凑到把门人跟前，亲热地对人家说：“大叔，让我进去看会儿戏吧！”人家见我这个小妮儿嘴很甜，讨人喜欢，就说：“小闺女，想进去看戏，先给俺把戏园门口的地扫扫，扫干净了便让你进去。”此后，我经常给他们扫地，等到快煞戏时进去看个“戏尾巴”。时间长了，戏园把门的都认识我了，我就三天两头往戏园跑，要是几天不看戏，比饿肚子还难受，真正成了小戏迷。

那时尽管我才十来岁，正是贪玩的年龄，但是，母亲已经把我当大孩子使唤了。我是老大，一天到晚要看妹妹、抱弟弟，像个小保姆。抱弟弟这个苦差事把我拴在了家里，使我不能随便跑出去看戏。有时我想看戏，便往弟弟屁股上拧一下，弟弟一哭，母亲就把弟弟抱过去了。我如获大赦，为自己这点小聪明得逞感到自豪，一路上学着戏台上武生跑圆场的台步奔向戏园。那些年，舞台上戏码很丰富，特别是生角戏很多。我最喜欢看那些舞刀弄枪的勇猛武生，回到家里，在腰里束个绳子，手里拿个木棍，学着戏台上的样子，连比划带唱。同院的大爷、大娘都夸我说：“田儿这闺女学啥像啥。”那年月，穷人家没有闲钱买戏票到戏园看戏，

在院里看看我的“表演”，也算是一种乐趣。

我们住的院里，有一位老太太，她女婿在警察局当红笔师爷（文书）。他看我很迷戏，就介绍我到长春路（今二七路）一个京剧戏班里去学戏。我以前在戏园看的是河南梆子，对京剧的调门没有一点印象，听不惯，戏班里又没有一个人，在那里光受气，所以学了几天就跑回来了。

父亲听说我要学戏，一百个不赞成。因为他小时候学过戏，知道戏班里打得厉害，怕我受罪。再说，他觉得唱戏的丢人，低人一等，死后不准入老坟，女孩子唱戏更丢人，所以他坚决不同意我去学戏。父母怕我在郑州经常去看戏，越看心越野，就借故把我送回老家曹县去了。

山东人有个脾气，不巴结有钱的，对亲戚也是这样。我大姑家有钱，我们来往不多；二姑家穷，靠卷烟过活，我常去帮他们卷烟，二姑待我很好。我被父亲送回曹县后，就住在二姑家。当时我只有八九岁。二姑的孩子、我的大表哥名叫张洪基，上过私塾，满口诗文。他娶亲以后，我就常跟大表嫂在一起。二姑父待我也很好，很疼爱我，每次上街回来，都给我和表嫂各买一个烧饼夹油条，有时也买点花生米。

二大娘觉得我住在姑姑家，她面子上不好看，就说：“妮儿，别走了。你大姐有啥，你有啥，在咱家住吧。”二大娘很会说话，人也精明。我不愿到她家去。过年的时候，二姑催着我去。二大娘家是卖炮的，有一间门面，我去了就帮他们串炮捻子，有时还让堂嫂教我学剪花。干完活儿，我常去城隍庙看戏。城隍庙是个杂耍场所，庙里有一个戏园。每次去就跟二大爷要几个钱。当时看的戏有“小万人迷”的《豹头山》、“小油子”的《织黄绫》（《天仙配》）。后来才知道“小万人迷”就是郑蓝波，是当时有名

的男旦。

看了戏回来，我就模仿着戏里的调门唱，不管是河南梆子、山东梆子还是坠子、二夹弦，我都喜欢。有时就和同院的小孩子们一起学着舞台上的样子，让他们一字排开当龙套，我当武将，又是出场、又是亮相，还学着戏里的动作表演着，痛痛快快地过一晌“戏瘾”。

在曹县住了有一年多的时间。1936年夏天，父母捎信叫我回郑州。这时，我大表哥也想去郑州，就由他送我从曹县经开封回到了郑州。

## 要 饭

30年代的郑州虽不是省会，却是河南比较大的城市，平汉、陇海两条铁路干线在这里会合，商贾云集，市场繁盛，流动人口多，比较容易谋生。但是，对于我们这个一贫如洗的逃荒人家来说，到哪里日子也不好过。老实巴交的父亲还是走街串巷地耍八股绳卖青菜，母亲给人家做套袄、洗衣服挣几个钱，从早忙到晚，还是顾不住全家人的吃喝。我们栖身在杜岭一个大杂院内。这是一个贫民居住的地方，同院几户人家大多是在农村破产以后流落到城市的农民。房东宋大娘家还比较富裕，她家在乡下有几亩坟地，在城里卷大包烟卖。宋大娘的娘家在乡下，家里很穷，年轻时嫁给比她大二十多岁的宋大爷做填房，前房留下一个闺女只比宋大娘小几岁。她跟前只有一个亲生儿子叫留保，与兰玉大小差不多。同院还有一位卖油茶的王大爷，五十多岁的年纪，沁阳县人，个子高高、瘦瘦的，孤身一人，也是逃荒来到这里的。善良的老人很同情我们，经常做好油茶便喊：“大田，过来给二小端一碗喝。”我就拿碗去端一碗油茶回来，先让少奎喝，他喝不完，我就端给母

亲或让给兰玉，自己从来不喝一口。苦难的生活使我从小就很懂事，知道疼爱弟弟妹妹、孝敬父亲母亲。

1936年冬，去山东贩硝盐的父亲一直没有回来。母亲带着我们滞留在郑州，生活更加困难。我们姐弟三人，成天饿得躺在床上哭。为了生活，母亲让我把她的衣服、夹袄、棉袄，都拿到当铺里当了。同院邻居见我们揭不开锅，常给我们送点吃的。母亲不愿拖累别人，更怕人家笑话自己没本事，养活不了孩子，人家给吃的，她总是说“不饿”。有几天，屋里没有一粒粮食了，母亲便把我们关在屋里，谁也不许出屋门，饿得实在受不住了，就喝口冷水。在那饥寒交迫、万般无奈的情况下，母亲只得领着我们到大同路一带去要饭。大同路离火车站近，上下车的人多。上街要饭，母亲也给我们定有规矩。她说：“咱人穷，向人家讨饭要钱不算丢人，但不许瞪着眼睛瞧人家吃饭，只能伸手要，不能看嘴。”一天，母亲连饿带累病倒了，夜里不停地呻吟。我既要侍奉母亲，又要照顾弟弟，成夜不能睡觉。

王大爷见我们关着屋门，大人小孩都不出来，便端几碗油茶放在我们的屋门口，对我母亲说：“她婶子，起来喂喂孩子吧。”宋大娘见我们实在可怜，也往屋里给我们送杂面窝窝。她看我们家穷得实在活不下去了，便用商量的口气对我母亲说：“田她娘，你看，田她爹回山东走了这么长时间，也没个音信，你一个妇道人家领着三个孩子这么苦熬，日子也真没法过。依我说，还不如给大田找个婆家，叫二妮跟我家留保当童养媳，我不会错待了她，你领着二小重走一家，逃个活命吧。”母亲知道宋大娘是一片好心，但说什么也不忍心这么办。她说：“这不是叫我卖孩子吗？说啥我也不能把这一家人弄零散，就是饿死也要死在一块儿。”

母亲饿得浑身浮肿，不能动弹，弟弟、妹妹睁开眼睛就喊：

“姐，我饿！我饿！”望着病中的母亲，我悄悄地给她掩好破得像鱼网一样的被子，轻轻地拉上门，拽着妹妹背起弟弟上街去讨饭。遇到有钱的人就求人家：“叔叔、大爷！给点钱吧，俺家穷得实在没法了，俺妈病得不能动了。”“姑姑、大娘！给点钱吧，俺弟弟饿得直哭。”有时叫半天也要不来一点儿东西。遇见穿着阔气对人凶恶的人，我们就赶快躲开。

有时讨来几个铜板，我就到饭摊上买根油条或买碗胡辣汤，先把少奎喂饱，然后让兰玉在路边看着少奎，我一个人再去要。要的钱稍多一点儿，就在街上买点杂面条，跑回家去给母亲煮煮吃。这年冬天，寒风刺骨。我背着弟弟，拉着妹妹，穿着浆洗得很干净的单薄的破衣服，冻得浑身打颤，站在大同路边上向过往的行人乞讨。一天，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头从我们身边经过，看见我们伸手，就说：“你这个小妮儿穿得这么干净，长得也很好看，去给有钱人家当个丫头，干点杂活不好吗，何苦上街要饭呢？”我说：“俺妈病了，躺在床上不能动，俺弟弟妹妹都小，我走了没人看他们。”他看我们很可怜，就从衣兜里掏出一块大洋递给我。我们姐弟三个手捧着这块大洋，望着消失在人流中的老头，不停地向他鞠躬、点头。

就是靠这些善良人的施舍救了母亲的命。我们在沿街乞讨中度过了这段最苦最难的时光。

在我成名以后，还时刻想念着这些好邻居。1956年，我到郑州演出，专门买了些点心到杜岭去看他们。我见宋大娘家日子过得比较紧，给她留了一些钱。后为，妹妹兰玉也去看过宋大娘，还给她买了一个闹钟和一只暖水瓶。宋大娘见我们这两个小要饭花子成了大主演，生活过得都很好，高兴得拉着我的手直掉眼泪。几十年来，不论在哪里，只要碰见逃荒要饭的向我张口伸手，我总

要给人家一点钱。现在我的生活比过去好几百倍了，儿孙成群，每当我看见他们丢饭根、倒剩饭，总是忍不住要吵他们一顿。在西安，在安阳，我和邻居都相处得特别好。因为在童年最苦难的时候，就是邻居帮助了我们，这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。

## 入 科 学 戏

30年代，豫西梆子中有一个很出名的戏班叫“太乙班”，班主是豫西调著名老生“三张（张同庆、张小乾、张福寿）一周”中的周海水师傅。周师傅自幼坐科密县八班，出科后在豫西各县和郑州、开封、西安等地演出，颇负盛名。他不仅是一位出色的演员，而且是一位备受后人尊敬、为豫剧事业培育了众多人才的戏曲教育家。1928年他在郑州创办“太乙班”，并筹资兴建了长发戏院。1930年，年仅36岁的周师傅，胸怀大志，为了他所热爱的豫剧事业后继有人、兴旺繁荣，毅然变卖家产，克服重重困难，聘请教师，招收学徒，开办科班。开始时，主要招收和培养男学生，1933年后又招收了一批女学生。汤兰香就是周师傅第一批女弟子中最出色的代表。兰香姐是个会戏很多、戏路很宽的多面手。她主要唱旦角，也能演小生和丑角，是这个戏班中的台柱。她登场演出时，舞台上的“一桌两椅”便换上她的桌帷椅披，上面绣有“汤兰香”三个字。主要演员还有唱旦角的孙兰芳、苏兰芬、苏兰芳，唱须生的常年来，唱丑角的乔安民等。她们经常上演的剧目有《刀劈杨藩》、《卖苗郎》、《老羊山》、《收姬昌》等。在周师傅的男弟子中，有一位名叫李金聚的男旦曾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。他的拿手戏《樊梨花征西》唱得很迷人。他那大小嗓结合演唱的豫西调，唱腔优美，吐字清楚，加上他那漂亮的扮相，倾倒了许多戏迷，是一位难得的豫剧男旦。周师傅是班主，演出不多，这时



嗓音也已经失润，不如年轻时高亮，但他很会运用，有些高音唱不上去，他便根据自己的嗓音设计出适合自己演唱的唱腔，唱起来仍然韵味醇厚，优美动听，能够准确地表达角色感情，刻画人物性格。因此，他每次登台，依然很受欢迎。我很爱听周师傅的《申包胥挂帅》。

30年代，周海水的“太乙班”在郑州观众的心目中有着很大的吸引力。当时剧院设备极其简陋，席棚顶，长条板凳，一天日夜两场，每场演出时间长达四个多小时，夜场台上点汽灯照明，但观众非常踊跃。很多戏迷经常看这个戏班的演出，我也是这些观众中的一个小戏迷。那时家里给我一点点零钱，我舍不得花，就用这些钱去买张站票看戏。没有钱买票时，就混进去趴在舞台前边看。

当时舞台装置非常简单，台上铺一张席子，台后挂着花帐子，两边两个门帘，不像现在铺着地毯，挂着幕条，还有很讲究的灯光布景。但这样简陋的小舞台，却吸引着很多戏迷。演员们穿着各式各样的衣裳，描着眉，涂着官粉、胭脂，又唱又扭，时哭时笑。演出的有文戏、武戏，皇上大臣、文官武将、小姐丫鬟、老生小生、忠臣奸臣、好人坏人。他们的表演让观众们看得入迷，那些优美的唱腔和精彩的表演经常博得观众喝彩、鼓掌。我边看边想：当演员真好，唱戏真有意思，我要是能在台上唱戏该多好哇！人们常说：“唱戏的是疯子，看戏的是傻子。”我做梦都想当这样的“疯子”。

1937年初夏（农历丁丑年四月），周海水的科班在郑州张榜招生。他们住在杜岭，我家住在仁爱街，相距很近。小科班招生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，我听邻居的小孩说：“周海水的科班收学生哩！”就跑回家跟我母亲吵闹着要去学戏。